

漢

書

六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班固

漢書八十五

谷永傳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芝

單于侍子

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鄧音質

為鄧芝所殺語在陳湯

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

夫繁延壽

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反

聞其有茂材除補

屬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

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

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

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

師古曰飭與敕同敕

又下明詔帥舉直言

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眾也燕見

紬繹以求咎愆

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韋昭曰繹陳也

使臣等得

造明朝承聖問

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

師古曰五事貌言視

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

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師古曰庶眾也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

師古曰如若也般讀與盤同

五事

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師古曰六

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

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姦女之分地震蕭

牆之內

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

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意

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

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歟下皆類此內寵大

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

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

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

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曾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

詩讀作豔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

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

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

間以勞天下師古曰損減也間讀曰閑勞憂也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

優之矣師古曰矣古笑字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

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日天不祐之不敬享其祀也虞與娛同應劭曰享呼庚反起居有

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

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

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業嗣立之王母過欲於酒母放

往繼業嗣立之王母過欲於酒母放

于田獵推宜正身恭已也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

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

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

使治國而舜謹教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楚莊

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

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

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

而謬釋非本實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相脅

於齊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

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

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

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

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後宮親屬蜀饒之以財勿

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

四年未當有以遠皇父之類損妻妾黑之權師古曰皇

父周卿士未有

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

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

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誠教正左右

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戴金貂之

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也皆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敢戲驕

恣之過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又又治也羣僚

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

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

曰枉曲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

略也謂輕慢也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

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師古曰程效也

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

潤積漸之深也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

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

隆師古曰艾讀曰又其下亦同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

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二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又曰九德咸

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桀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

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

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微

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營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

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

者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

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
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

師古曰觀謂受養之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母

奪民時薄收賦稅母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

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時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免此疾患雖有唐

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

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懷和也保安也未有德厚吏良

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

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而簡

大易卷十五 西傳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卷 五

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食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

辭鄉食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

解已具於前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而脩德以禦災今三年之

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也

上帝不豫師古曰豫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

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

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

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

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發承天之至言用無用之虛文

師古曰角竟也。宋祁曰竟疑作競。滅也。滿瀾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瀾音來。曷反。蕭該曰滿瀾或音漫。欲未殺災異滿瀾誣夫。晉灼曰殺滅也。師古曰未殺掃。

甲己之間暴風三漆拔樹折木。師古曰從甲至己凡六日也。漆與臻同。臻云王也。是故皇天勃然發怒

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

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

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

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以權也。陰欲自託乃復

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董薰粥冒頓之患

師古曰粥音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師古曰晏安也。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

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

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象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

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

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并通安陽上

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

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大異。皆警

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開也。其字從木。警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蘇林曰濫也。

谷永

溥音作盪閉也曹灼曰於義蘇音是該案蘇盪記者字林曰盪
沉盪也盪音力暫反如溥曰盪閉者字林曰盪籠也一曰圈也
下斬反又力計反○宋祁曰官官
或無官字顏注文開字越本作閉

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字與暗同

又音一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音重於綺反次下亦同

失天心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為大不可也陛下即位

倭任遵舊未有過政宋祁曰倭或作委元年正月白氣較然

起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也○宋祁曰倭或作委至其四月黃濁四塞

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由重也著明也各有占

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

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

西傳五十五 漢書五十五卷

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

師古曰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

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

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

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急復益納宜

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三章言

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劉奉世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

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毋論年齒

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

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

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師古曰直當也令力成反以遇天

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愠師古曰愠釋散也解謝上

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元反陛

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

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

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評也疏

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聞離貴

后盛妾師古曰閒音居覓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

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

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

西傳手五 漢書八十五卷

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

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

為鳳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

言之誅則以為誠天意也宋祁云則字姚本改作即柰何忘國家

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孰念厚

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千人宋祁云姚本改千作十永與杜欽為

上第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

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

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

曰永斗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筭音所交反質

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

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也

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

師古曰說讀曰悅

擢之皂衣之吏廁之

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

師古曰食猶受納也

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

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慈兄

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師古曰察明也慈智也

昔豫子吞炭壞形

以奉見異

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執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豐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

遇我齊客隕首八門以報恩施

師古曰舍人魏子三取邑入不與子孟嘗怒之魏

子曰假與賢者齊湣王受讒子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官門自剄以明子孟嘗之心

知氏子孟嘗猶

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

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

百傳之三王滄言八二五

九

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

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

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

之操

師古曰召讀曰邵其下亦同

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宜

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

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

師古曰蚤古早字

系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

師古曰系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

拜吏之日京師士

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

師古

曰言萬分之一

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

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一反

是則車

谷永

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

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讓不為嗣而適吳越

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

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

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

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

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

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

樞師古曰樞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宋祁曰之疑作至人臣無二天下

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怠也

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

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師古曰篤篤明也篤行三

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篤厚也太白出

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

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

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間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

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宋祁曰常字下疑有

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

道字

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

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所執

不彊不備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

曰此亦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斯言自救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

故始龍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

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

以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

矣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

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

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今尚書即受之永對曰臣聞王天下

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

西傳之三十一卷

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則商周不

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反更音工衡反

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

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

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

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

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

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

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

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

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小以至大

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

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

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

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其晦日有

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

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

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

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

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

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乃成罌罌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宋祁曰說文曰威滅也從火成聲火死乃成易曰濡

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

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

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饋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遂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

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

鷓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哲智也言幽王以哲婦為美實

谷亦

谷亦

乃為梟鳴也婦謂襄妙也梟鳴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襄妙之故生此灾耳建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

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

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廢本從卑賤起也

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

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

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

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性反劉奉世曰言殺獄陷人如阱耳

箠磨於炮烙師古曰磨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

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該音義曰榜音彭

亦報也音反扶福反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

者建議効洽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

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

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孟康曰既盡也

以昭其辜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

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僂

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頻數離深

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身引也音大鼎反烏集雜

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烏鳥之集亂服共坐流酒

媒嫚溷殺無別閔免道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

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

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

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

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

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

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

增賦歛徵發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

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

西存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卷

國人靡敝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

廣盱營表晉灼曰盱音吁盱大也○宋祁曰姚本注未有廣大營表四字發人家墓

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

異婁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

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冗音人勇反餒音乃賄反公家無一年之

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

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監照之考校

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

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

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

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

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

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

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

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私

奴車馬師古曰媯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媯作媯音惰媯出之具師古曰媯亦媯字耳媯音又媯也蕭該音義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

論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冉既之意抑

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辟幸之舍也毋聽後宮

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

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立也音工衡反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

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宗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

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事宜

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宋祁曰工端反當作工斷反夙夜孳孳婁省無

怠師古曰婁古婁字也婁省自觀自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

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宋祁曰載當作感則赫赫大異庶幾可

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

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

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得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

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

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

申也每言事輒見荅禮師古曰加禮而荅之至上此對上大怒

衛將軍商密摘永令發去師古曰摘謂發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

西傳五十五 漢志八十五

御史收永敕過交道殿者勿追晉灼曰交道殿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中

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

時灾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溥子長受永所

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

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

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

至北地太守絕命墮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寒萬

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

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

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爭

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幸有官

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

師古曰綏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

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

委柩後復以死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死委柩後復衛君弔而

問之曰不能進漢伯下退彌子瑕以死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

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黠傳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永幸

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

西傳卷五十五 漢本八十五卷

十七

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

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衆也為立王者以統理之

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

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

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曰敷

彼行葦羊牛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

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封氣

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出蕃黃師古曰庶衆也出古草字也蕃

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

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

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逆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峻刑

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與尤同尤過也

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師古曰悖音布內反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

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

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夫

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自王之所同也

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

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

之厄今已涉師古曰標音必遥反遭無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

向其節紀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直百六之灾阨師古

也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建始

也當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日建始

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

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重

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三朝之會

師古曰歲月日三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

平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曷甬眾多之灾異師古

者之始故云三朝

谷永

曰畜積取也曰畜積取也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

土精所生流墮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

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志不濟况不隆不積者乎內

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

敗師古曰卒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

處師古曰閒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外

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舉兵以

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發感芒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

曰分音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

西二十五 漢書八十五

十九

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萌牙者也可不致慎

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願陛下正君臣之

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師古曰媾狎也黷汗也中黃門後

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

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妬之

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

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

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

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

而吏不卹典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

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

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閉君廩振百姓而反否則凶臣各齋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古師

曰洪範傳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

臣謀篡師古曰易詁古之辭也詁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

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師古曰共

讀曰供無以供在上之所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

今年蠶麥成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

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類也。宋祁曰十五姚本作五十一時過無宿

西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卷 二十一

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

如淳曰欲人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

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而有司

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

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

服凶年不旣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旣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旣反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鄘國谷風之詩服音浦北反抹古救字論語曰

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

均官掌畜田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

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

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

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存卹孤寡問民

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對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勞音來到反救勸耕桑

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綏安也

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

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

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

言感寤三難師古曰深畏天異定心為善捐忘邪

志毋貳舊術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

西傳卷之二十一 漢書八十五卷

二十一

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

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永於經書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劔反與杜欽杜鄴略等

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宋祁曰監本洽作洽其於

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

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

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言皆稱職為

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為票騎將

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

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

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及更名永云

杜鄴傳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

西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卷

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

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

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相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

每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忠以相輔義以相

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

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

周八王之自陝以西召八公王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邲是潁川邲縣謬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恨之際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闡反俱享

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

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

也

杜鄴

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

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

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

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晉進大鴈於文侯應對以禮文侯感寤廢訢而召立

擊父子陳平共壹飯之養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

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宋祁曰養景本作饗舊本作養聲類曰饗字或作養晉灼同聲類養即饗字蕭該音義曰今

人不識饗逐易誠作饗字音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

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

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其甚嘉其言

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

西傳五十五 月三十八十五

廿二

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王簿以為腹心舉侍御

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

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

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

也傅氏侯者二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

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

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

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栗

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壽育舉

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

杜鄴

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腦乃播出口臣示

和獻寶刑足願之師古曰解臣幸得奉直言之詔

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

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

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入

從夫夫死從子宋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

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裂繻來迎女公羊傳曰婚

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

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

繼嗣不明凡事多暗師古曰暗晝氏夏之雷之變不

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

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

食地震民訛言行壽傳相驚恐案春秋灾異以

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故在於得一類而

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

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

者傷取貝言仁伎惡在朝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

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占象甚

必以照終入于地也

必以照終入于地也

必以照終入于地也

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歟善閔子騫

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問音居其反前大司馬新都侯莽

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

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傳遷也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

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

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

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

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

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

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

以甚此當拜之日晦然日食師古曰晦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

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

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

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

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

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

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為可

杜郵

是計策之誤也如淳曰在外而賤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舉錯有過失為王

上所謂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鄴自謂旁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

亦有如傳遷鄴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

何不應師古曰右讀曰佑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

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大風暴過成王坦然師古曰謂

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願陛下加致精誠

思承始初事誓諸古師古曰每事以厭下心師古曰厭滿

則黎庶羣生無不說意師古曰說上帝百神收還威

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鄴未拜病卒鄴言

民訛言行等壽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慧星隕石牡

西傳王立漢末八十一已 廿六

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

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

小學保氏教國子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

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

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

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

執然也及欽欲搢損鳳權而鄴附會晉商永陳三

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際平阿於

車騎師古曰謂勸工諱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

不受城門之職社鄴

音云蕩蕩之德未純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
冀音親已忘舊怨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
欽公云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右宋景文公用諸本參校凡所是正悉附古注之末

李



